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 威廉·福克纳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威廉·福克纳传

[美]达维德·敏特 著  
张志军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目 录

译 序.....	(5)	☆
第一章 一个巨人的诞生.....	(7)	☆
第二章 失恋后参战和战后退役 .....	(26)	文 学 家 卷
第三章 开始创作小说 .....	(50)	
第四章 大发现 .....	(73)	
第五章 自己的灯 .....	(91)	
第六章 小有名气.....	(118)	
第七章 三去好莱坞.....	(150)	
第八章 巨人的两次表态.....	(188)	
第九章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	(220)	
第十章 成名以后.....	(258)	

☆

☆



## 译 序

威廉·福克纳（1897—1962）诞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新亚尔巴尼的一个有名望的贵族家庭。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并于一九四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主要作品有《声音与愤怒》、《野棕榈》、《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圣殿》、《大理石牧意》、《八月之光》、《大厦》、《寓言》等等。福克纳的文学作品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既是最腐化的作家之一，又是最天真的作家之一，既属于最机械和最迂腐的，又是属于最富于温情和自然的冲动的。他是最精巧的艺术家之一，也是最粗糙的艺术家之一。从一个角度看，他的小说沉重、繁缛、不匀称；他的笔触粗劣、狂暴、野蛮。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故事又比任何其他作家色彩丰富，结构紧密，更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他的文体是从未有过的最不简洁的文体，它重重叠叠，支离破碎，夸张，狂妄，但这正是他的天才的最好的表现。像他的天才一样，他的文体从纯净的黄金到发臭的垃圾，什么都多少有一点。他是个极坏的作家，然而又无疑是极其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简单地讲，他的方法作为一种本能，是成功的，而他的方法作为一种理论，是失败的。可是无论在本能上和理论上，他都有强大的自信力作支持。他的想象力对自己的工作是那么热心，所以他愿意在这上面加上些什么就加上些什么。幻觉驾驭着他，任何在一定情况之下有

##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

必要存在的事物他都对之深信不疑。

《圣殿中的情网》以威廉·福克纳的现实生活为背景，记述了他痛苦、悲惨、孤寂的一生和与四个女人不幸的爱情、婚姻纠葛。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

☆

☆

文

学

家

卷

☆

☆

## 第一章

一八九七——一九一八年

### 一个巨人的诞生

威廉·福克纳 1897 年 9 月 25 日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新亚尔巴尼。毛德和穆里·福克纳是他的父母。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迁居到里朴莱。在他满 5 岁前几天，他们搬到了奥克斯福。以后的时光大部分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他于 1962 年 7 月 6 日在密西西比州另一个小城拜哈利亚城外小山上的一个疗养所与世长辞，此地奥克斯福附近。那一天，正好是他的曾祖父，老上校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密西西比州福克纳家族的老祖宗的诞辰。

除具有足以引起联想的巧合外，这些简单的事实有着几方面的偶然性。福克纳比包括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内的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美国大作家都更具有一个地区的乡土性。他是我们伟大的乡村人。虽然他的一生比其开初和最后联想的事实的范围要辽阔得多；尽管他曾在加拿大、新奥尔良、好莱坞及弗吉尼亚住过；虽然他在纽约住的时间不长，可却常去那里旅游；虽然他在 20 年代在欧洲旅游，在 50 年代，在世界各地旅游。然而他对自己出生的地方却恋恋不忘。

福克纳在密西西比州北部山区的三角洲住过。三角洲一马

☆

☆

文

学

家

卷

☆

☆



平川的黑色土地是这个州里最富庶的地方。因为很少受洪水威胁、土壤也很肥，所以丰收是预料之中的。后来，福克纳说，这个地区的光荣在于，这是天府之国，人力贡献次之。在1842年，老上校首次看到这片土地时，它仍是边陲。在19世纪初，威廉还是孩子的时候，这里最后剩下的印第安人迁徙到俄克拉荷马州去了。新亚尔巴尼、里朴莱和奥克斯福附近依旧是山峦、树木和河流纵横，浣熊、狐狸、鹿，甚至大猫科动物虎、豹和熊几乎不受干扰的地方。福克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细心研究他的家乡。他读过弗兰西斯·帕克曼关于征服一个较大大陆的一些书。除帕克曼的10卷书以外，他的藏书还包括探险和历史、地理、植物和被纳捷兹·特芮斯横越的这个野生生物的地面。在他远远没有成年时，就已是了解山林情况的能人和猎手。孩提时，他在这片土地上游荡。成年后，仔细研究它，他实实在在地爱上了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的明媚风光和危险，甚至灰尘和热，他用取名的方法，使之变成了艺术。

除浓郁的地区性外，在福克纳的小说里占压倒优势的思想是浓厚的历史爱好。在1900年，密西西比从其史前时期划分出来，迄今还不到一个世纪。但是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大偏见，其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乡绅和移民来的士绅迁居南方生活的梦有着历史的偏见，部分原因在于“为在生活中寻求欢乐的情绪非常热烈和坚强”的风气已经渗透到密西西比的土壤中，然而主要是由于内战给这个地区加上了双重负担。在北部和西部，人民以加倍的勇气投入追求进步与繁荣的斗争中去。他们所表现的力量显得是有道理的，他们为正义的努力显得是适当的。另一方面，在南方，由于战争带来了巨大的毁坏和分裂，也由于恢复要求调节，致使恢复进程缓慢。旧南方的农业梦被这些调节破灭了，引起了犯罪，即使原先就答应予以救助也无济于事。对失败的记忆和犯罪的意识两者都使

信心与希望破灭。这意味着不是大规模的进步与繁荣，而只是更多的失败与惩罚。

自从威廉·福克纳在几个小村子里长大成人，成了这个大的和有名望的家庭的成员之一，他个人和家庭的经验都加强了他的家乡反复灌输给他的教训。艾日拉·庞德曾经说过：“视觉的印象使人们得到重复的，变换来变换去的感觉，它们是‘电影摄影术’，他接着说，在一个村，人们有着一些意识和共同的知识。由于他们晓得，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生活是记叙文。”——福克纳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正是这样。他的家庭居住的这些小村庄，鼓励人们作短途旅游。他们很容易走出村庄，进入大树林；然而也引起他们错综复杂的感觉，甚至亲密无间的感情。在福克纳看来，就像纳撒尼尔·霍桑的观点一样，家乡的故事是与家庭的故事紧密地联系着的。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到处都有一种牵涉到一大群人和事件的意识，无论是萨多里斯、康普森还是麦克卡斯林，这种意识进入家庭，却又超越家庭。

如果大多数当代美国人感觉到自己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地点、人群和时间，只是感觉到自己与“各处、人人和任何时候”息息相关；如果结果找到了“他们的身份不确定的环境”，他们感觉到抽象和互不相关；如果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新奇、自由和机动的危险，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威廉·福克纳当孩子时所经历的刚好相反的感情。从各方面对他起着影响的是乡土观念和家庭观念。他所认识到的是其他的危险。他深深地感触于人世沧桑的影响，敏感到人类遗传的力量和人类的世代繁衍生息。他的有些人物是那么有名、有姓、有地点，他的亲戚或邻居的生死日期，他们的胜利或失败；他们认为自己是同一个州的老乡而不是个人：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生命是自己、家庭与家乡相融合的长河中的一段滔滔不绝的时刻。其他

一些人物则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和无能为力，所以倍加不安。有时，他们的祖先显得是英雄巨人，比他们对未来的任何想象还要伟大和值得羡慕。可是其他的人物则好像是些不义、暴力、色情、甚至残忍、杀害兄弟和乱伦的邪恶的幽灵。

他的祖父 J·W·T·福克纳喊他的曾祖父叫威廉·克拉克，喊他的父亲叫穆里·加斯贝尔特。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在青少年时就感觉自己受到了污辱。他不仅是“密西西比福克纳家庭的成员”，不只是老祖宗的长子的长子的长子，他自己就是长子；他也世袭了老祖宗的名字，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巨人。这个大家族里有几个人，过着富裕的生活，其中有他的大叔约翰·威斯利·汤普森。汤普森是个坚强的有力的成功者，他帮助老上校建功立业，并且部分地帮助抚养了老上校的长子 J·W·T·福克纳。但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却是这个家庭里最具想象力的人。关于他的故事娓娓动听，不啻最好的娱乐，连对故事不感兴趣的姑姑们都听得入了迷。后来福克纳在他的书中使这几个姑姑传诸久远。每个参加去听的人都好像是参加一个仪式。老上校的战时的两个团中的第二团游击骑兵团还有些在世的成员。为了这些成员们，这个家庭依旧倡议聚会，以便让老上校业绩的故事可以讲了又讲。这个家庭的几个仆人经常讲述他的冒险事迹。至少有一个人，“涅德”巴尼特大叔身着长礼服军大衣，绒面军装和岌岌的高冠，使人回忆起宛若老上校豪华的装束。当年的仆人们在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逝世多年后还把他当作自己的“老主人”。像这个家庭的成员和邻居们一样，仆人们把 J·W·T·福克纳叫作“年轻的上校”，或者干脆叫“上校”，尽管他们知道，他并没有打过仗，他的光荣，就好像他的头衔一样，是承袭下来的。

威廉·克拉克·福克纳多才多艺。他当过农场主、律师、军人、作家、政治家和铁路企业家。他的经历非常感人，还纳入

了南方的三大传奇，也是那么扣人心弦，即：关于家族起源和个人风采的骑士传奇，关于（内）战前“黄金时代”的种植园传奇和关于光荣地失去议席的冒险家们的救世主传奇。他的冒险事业足以使具有创新精神的子孙后代效仿多年。福克纳首先直接取材于老上校的业绩，写作了《坟墓中的旗帜》这部萨多里斯的小说，福克纳家族的人们一再讲述他们的创业者业绩的故事，使其“越来越丰富多彩”。

那个故事开始是一个17岁的青年在1842年到达了密西西比，接着是从密苏里到田纳西，一路上形单影只。关于旅程中动机的叙述说法不一。在一部家史中，模仿圣经的模式，弟弟在格斗中受了重伤，无家可归，逃亡外地。另一方面，这部家史的模式也来自19世纪，一个年轻的、雄心勃勃的、没有父亲的青年无畏地踏上旅程，去创造自己的幸福。这个青年长大成已知的这个人，他生活着，两个模式都有用。老上校是个粗暴的人，尽管他似乎真正讨厌暴行了，然而他在追求荣誉和幸福中，却一贯采取暴行，并得到胜利。他接触的每一件事情：法律和政治、铁路与土地，小册子和小说，或先或后都使他获得荣誉，发了财，而且人们对于他议论纷纭。

他在内战中，成了受勋的英雄。“黑羽骑士”是人家给他取的绰号。他赢得南方最负盛誉的包括P·G·T·包芮加德将军、J·E·约翰斯顿将军及J·E·B·司徒华上校在内的骑士们的誉赞。然而甚至他的英雄行为也招人议论。后来，他带领他们到曼纳萨斯去为荣誉而战，他的第一团马格诺利亚步兵团的人员们选择约翰·M·斯东为团长，来反对他。老上校好像太粗鲁、太无情、太不顾一切了。他重新改组，组成了第二团，游击骑兵团继续战斗。尽管他想恢复早先荣誉的努力成为泡影，他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竭力捞钱，显然是个偷过封锁线者。战后，他成了非常富有的和舆论瞩目的人物，他修建铁路、写

小说，声誉更著，并在州议会选举中获胜，没料到在里朴莱街道中被他以前的企业合伙人里查德·赛尔蒙德所击毙。

1898年，他们搬到了里朴莱，穆里·福克纳一家搬回到这个家庭在密西西比的第一个中心。老上校在1889年逝世之前，J·W·T·福克纳一家就已搬到奥克斯福。虽然这个家庭的老祖宗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住在里朴莱，直到他离开人世，那儿仍然留着他的遗迹。在那里仍然屹立着他的华丽大厦，他的坟头耸立着他的卡拉拉白大理石雕像，高达8英尺。他修建的铁路依然在。几十年来，里朴莱给他提供了近乎完美无缺的景象；几年来，他为自己的孙子提供了似乎同样好的图景，这主要是由于这条铁路的缘故。这个家的几个商业企业中，唯有芝加哥海湾公司中穆里的意。尽管他对大多数建筑物，特别是一些学校和教堂，感到狭窄局促，可他喜欢火车站。在那里，妇女们来来往往，男人们却坐着聊天。作为年轻人，他喜欢看火车，听汽笛的长鸣；作为成年人，他喜爱相互讲狩猎和垂钓的故事，或关于远方的故事，在那遥远的地方，使他想起了火车。在密西西比大学抑抑郁郁地度过2年之后，他离开学校，在火车上当司炉工人；后来，他当上了工程师和乘务长。迁到新亚尔巴尼后，他管理铁路沿线的乘务；迁到里朴莱，他任该地的出纳员。

穆里个头大，活跃。他觉得既难于表现自己，又不易建立密切关系。在谈话中，他小心翼翼，只是寒暄寒暄；他始终从容不迫，又彬彬有礼。然而争论，甚至畅所欲言的讨论都使他感到尴尬，难以应付。在家里，他定下了一条规则，禁止吃饭时说话。即使和他的父亲在一起，他也感到不自在，兴许同其他人一样，他意识到，他的能力和抱负都远远不符父亲的期望，——他立即非常不安，又很容易感到满足。至少有一个人留下来，那就是他的兄弟，他近在身边。小J·W·T·福克纳是

个成绩优秀的学生，在密西西比大学的几年中都春风得意。不久，他就追随乃翁，进入法律界、银行界和政界。穆里希望超过其兄弟，让家人高兴，竭力抑制自己的不安，并表现有较大的抱负。他一八九六年结婚之后，开始承担较大的责任，并为其前程筹划。他投资铁路的原因是利润显得优厚。不久，他就买了里朴莱一家药铺的一部分，并买了在里朴莱西边的一个农场。他父母也都野心勃勃，似乎对他的行为感到高兴。而他自己呢，依旧是习惯于出去——到农场或到森林里去漫游。他被人按在地下，一伙人一哄而上，他火了，在一次格斗中差点丧命。脱险后，他徘徊在熟悉的树林里或探险者不曾到过的河床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能耐，能干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善于骑马、训练狗、垂钓和狩猎。他一度认为，自己在里朴莱发现了一片乐土。他想在这里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使父亲和妻子都感到满意，而又不致放弃他所喜欢的短途旅游。

于是，对穆里及其家庭来说，在里朴莱的岁月好像很接近理想。毛德·巴特勒·福克纳是个头不大，天资聪颖的妇女，她喜欢读书、画画，遛弯儿到教堂去，骑马或狩猎。她自命不凡，但心地善良，讲起话来喜欢直来直去。穆里知道，他创办芝加哥海湾公司的大企业之后仅仅一个月，她就同意和他结婚。他也知道，她期望大的成功。正像在狩猎时，他的粗鲁，特别是亵渎神圣的语言和威士忌酒可能激怒她一样；她的高尚情操、对书籍、艺术和祈祷语句的谈吐则可能使他生气。但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严重，这等事在他们的生活中太司空见惯，不致引起纷扰。在他们婚后不久的那些年里，他的名声使他们显赫，他的地位使他们富有，他们在一起生活是舒畅的。他们在1896年10月结婚，于1897年9月生了长子威廉；于1899年六月生了次子小穆里，名叫杰克；于1901年9月，生老三J·W·T·第三，名叫约翰斯。穆里被任命为司库后，他们

开始共同怀着希望，他不久将代替他父亲作铁路总裁。

穆里和毛德感觉他们的生活已毁于一旦，准备从头开始。穆里的父亲认为，他们应该搬到奥克斯福去，他在那儿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几家企业和一家银行，他和他的妻子萨利·穆里在那里修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叫做“大宅第”。穆里和毛德愿意到穆里双亲为他们腾出的房子里去住，并且穆里想在那里他肯定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穆里为了抵制他父亲的建议，玩弄了一个计策，他自己借钱来买这条铁路，毛德是会支持这项计划的。可是遇到了麻烦，穆里的决心开始动摇。不久，他的思想转向德克萨斯。在老上校之前有这么几个不安定的人，他们着手重新开始，一个从苏格兰到南卡洛林纳；另一个从南卡洛林纳到北卡洛林纳；又一个从北卡洛林纳经由田纳西到密苏里去。老上校自己忍饥挨饿，莫不做声地到了密西西比。穆里回忆起关于放牛娃的小说，这是他曾经津津有味地读过的唯一的几本书，他决心迁到德克萨斯去，当牧场主。

毛德·福克纳害怕这次迁移，并怀疑其后果，她不同意穆里的方案。她的父亲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让他们一无所有，去从头开始。她早年的生活就是一直与命运抗争。她读书非常刻苦认真，终于从一个小的州立大学毕业，而且后来又有了一个美满的婚姻。她不想搬到几百英里外，在陌生人中另起炉灶。假若她和穆里都住在福克纳家族显赫的地方，他就能够得到许多帮助。尽管她个小，只有5英尺高，可她出落得小巧玲珑，比她个大的男人更有能耐和果断。她比他多活了20年，她将自己坚毅不屈的形象和精明思想一直坚持到底。她临终在床上对自己的长子谈到了天堂。她说，她不会在天堂对丈夫讲话的。她从来不是很爱他的。在1902年，她只是一个小傻瓜。

穆里·福克纳感到受了父亲和妻子的害，玩弄了使危机迫近的伎俩，从而导致了他的意志颓唐。他将一家财物装上运货

马车，独自向奥克斯福驶去。让自己的家人乘火车去那儿。他的生活陷入绝境，他的妻子和父亲现在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坏影响。随着时间的流失，他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或弥补其损失，他更加痛苦。他时不时的发怒，他的妻子和儿子们知道为什么，而他的父亲却不知道。他不仅想起自己在铁路上的损失，而且也想起他从来不曾拥有的大农场。在1897年9月至1901年9月之间，他和毛德有了3个孩子，但是他们的第4个孩子，即老儿子迪恩在1907年才出生。在这之前，他们相互间的怨恨和猜疑很深，冷若冰霜已司空见惯。

对威廉及其弟弟们来说，奥克斯福差不多是一个完美的所在，那儿可以提供易于掌握而又一纵即逝的冒险。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父亲看来，这会带来艰难和苦恼。穆里常常靠别人帮助才能找到工作，这样家人很不满，在里朴莱他希望这种情况很快消失。首先，他指挥北街平地面的工作。随后，他经营了五金商店和一个马车出租店等几项商业。但是他的几项工作中，很少使他感到真有兴趣；甚至其中最好的工作马车出租店也不能与铁路不可思议的魔力媲美。然而他的家庭地位保障他有工作，有助于使他的生活更加支持得住，然而这也使得他的失败令人触目惊心。穆里的工作总是不如意，总是变来变去，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传奇家庭的不肖子孙。不久，他的兄弟也使他相形见绌。他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地走马灯似地转换，折腾了15年之后，被任命为密西西比大学的秘书和商业经理。这是他父亲给他安排的几个位置中的最后一个。在这个位置上，他忠实地服务了10年。后来只是因为政治上的一次人事变动而被辞退。这时，甚至山峦和树林也都黯然地失去了大部分的闪闪微光。他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地坐着，孑然度过，他好像已经“生活得很厌倦了”。1932年，他“一命呜呼”，离开了人间。



由于穆里·福克纳对树林最熟悉，就经常把树林挂在嘴上。但是他喜欢运动，他也认为运动适合于男子汉。他为自己的儿子们的成绩而骄傲。威廉在上 11 年级第二学期，接着就要上高中最后一年时，开始成了足球队的后卫。在几个夏天，穆里都是最棒的投手或游击手，他的小伙伴们是这么说的。后来，他的兴趣转到网球、高尔夫球和坐船旅游。然而他开始初次觉得地位低下，特别是在他父亲的眼中是这样，这主要是由于他的个头。对他的年龄说，他总是显得个头小。不久，甚至他的弟弟们，个头长得更像他们的父亲，都比他高、比他重。威廉的身高、体形、头形、眼睛的颜色，都更像他的母亲而不像父亲，甚至在他小的时候，这对他家就是一件清楚的事情。他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他父亲就更觉得他是母亲的儿子。有时，他父亲用粗鲁的取笑叫他“蛇唇”。

但是比身材漂亮更重要的是，是个头不大，又没劲，特别是缺乏打仗的能力。这使威廉从小到大都一门子心思此事。

毛德是贪婪的读者又是天才的画家，在送孩子们上小学之前，她要教他们读书。她本着自己的一贯政策，让他们从格林童话之类的初级读物开始阅读，一直读到包括狄更斯之类的古典著作，使他们永远在同学中遥遥领先。

尽管威廉很快学会了运动竞赛。他参加活动的兴趣更高。这比个大个小，劲大劲小更加启发想象力。在附近的树林里，例如在他后来买的旧雪戈格地后边的那些树林里，他用改变规则和重定界限的办法将几种旧的运动竞赛改为新的。他和他的弟弟们、堂兄弟们及他们玩的伙伴们追赶小动物，或他们相互追赶，寻找中国鸟的稀有的绿色蛋；或玩各种打仗或捉迷藏。其他游戏即他在顶楼或游廊玩。雨天，威廉就同他的姥姥一起玩。他姥姥和他母亲观点一样都不喜欢听人说下流话，时不时的喝酒。她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似乎认为，男人一般地说实